

2023年子夜读后感高中生 子夜高中生读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要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并且立足于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故事以戏剧般的场景来开端：主人翁吴荪甫在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第二天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纷至沓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名以上是来吊唁，在私底下无不是在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在双桥镇农民成功后，它打破了吴荪甫“双桥王国”的美梦，但在此同时他与杜竹斋等人筹划的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他决定将双桥镇劫后的余产折合现金投放到益中信托公司，干一番大事业。他起用丝厂职员屠维岳，蒙骗分裂工人组织，平息了工潮。这时，杜竹斋驱车赶来，报告了公债投机手的喜讯。吴荪甫意满志得，感到胜利正在向他招手。

然而好景不长，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

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倒戈转向赵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推荐理由：

首先是思想方面。“子夜”，原指夜半子时，也就是深夜11点至凌晨1点。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时刻一过，黎明就要来到。作者以此作书名，形象地概括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寓意深刻。作者运用象征手法反映出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旧中国社会，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民即将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坚决信心，“子夜”高度概括了小说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它反映了30年代中国的真实社会生活，向人们展现了大都会生活的种种，详实细腻的生活描绘，使读者沉浸其中，真实的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份难得的史料。

其中其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使得小说既有诗的韵味，又有史的厚重。这正是当代很多小说所没有，或者说达不到的层次，这个也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学习的。再者就是在小说的结构与线索的设

置方面。小说以赵吴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双桥镇与吴的矛盾、裕华丝厂女工罢工斗争与吴的矛盾为辅，三线交错发展，从而联系社会各方面，展示着宏大的社会面貌，同时深刻具体的展现着人物的形象。最后就是小说的人物方面。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发展民族工业。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华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

经典片段分析：小说的高潮发生在两次工潮中。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写工人运动，吴荪甫腹背受敌，陷入困境中，小说情节趋于紧张并逐渐推向高潮。双桥镇农民的成功，打破了吴荪甫建设“双桥王国”的幻想。第一次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姚金凤的走狗身份被识破之后，他使吴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薛宝珠。这样一来，以反间计迷惑分裂工人群众，结果薛被认为是真正走狗，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姚金凤的处置。接着作为

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第二次工潮中，屠维岳软硬兼施，一面派流氓李麻子率人罢工集合，逮捕工人代表和共产党；一面对工人花言巧语，收买人心，又诱骗被捕的何秀妹招出地下党名单。企图未遂时，他又坚决镇压。屠维岳是小说中别具特色的人物。他富于戏剧性的出场，就已显示出善于揣摸主子心理的特点。吴荪甫对屠维岳从斥退忽而又起用和提升并予以重用，既显示了吴荪甫的善于用人，也表现出屠维岳的机灵和城府。手握权柄之后，他对工人软硬结合，欺骗分化，为吴荪甫竭尽忠诚。他还利用黄色工会的派别纷争，借刀杀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在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人物”，极力突出当时的尖锐矛盾与种种利益纠纷，详实的情节描写无不时刻调动着读者的心绪，这也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社科认识，只有对社会有所观察的人才能真正知道大众的疾苦。在这一情节过程中，人物动作、神态、语言描写以及细节描写，给人以强烈真实的画面感，各种矛盾几乎破纸而出，足见作者描写手法的功底。

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作者：柏彤彤

白玫瑰就像是林佩瑶的缩影，从盛开到凋谢，折射了林佩瑶的一生。

林佩瑶是《子夜》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当她还是“密司林”的时候，她就宛如田野里那刚刚绽放的白玫瑰，温文尔雅，浑身散发着仙气，有着绰约的风姿。享受着“五四”的春风，品味着莎士比亚的《海风引舟曲》。那时候的“白玫瑰”，禀受了父亲的名士气质，曾经架起了多少的空中阁楼，曾经有过多少淡月清风之夜里，半睁了美妙的双目，玩味着她自己想象中的好梦。

但这样的“仲夏夜的梦”是短暂的，双亲的离世将这个世界的黑暗投射进林佩瑶的心里。于是乎，她爱上了那庶近于中古骑士的青年，然而那“彗星”般的少年突然失踪时，她那半惊半喜的心却也变得冰凉。在现实的冲击下，她绝望地选择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丈夫。然而，学生时代受到的古典文学的教育，使她并未意识到她那紫脸多疤的丈夫正是那个时代的“王子”。他们不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会击剑、会骑马；他们会的是打算盘、坐汽车。而那已成为吴少奶奶的林佩瑶，并未认识到她迥不同于中世纪的美姬。现在的她宛如被插在花瓶中的花，丢了思想，丢了灵魂。

突兀出现的初恋情人将她从沉睡中唤醒，旧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干枯的白玫瑰使她那“缺了什么”的感觉有了寄托。于是，她用一个吻来回报他，换来的却是自己无穷的罪恶感和梦里的呼喊呻吟。她的灵魂开始抗议，在丈夫要求她，去说服妹妹林佩珊不要和范博文交往时，她选择尊重妹妹的意见，忤逆一向具有权威的家主。

林佩瑶的一生似乎是一种不成悲剧的悲剧，一种优越生活表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她渴望着古典贵族浪漫，却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正如那灿烂盛开的白玫瑰，却终究逃不过被剪下最终枯萎的命运。无奈她生不逢时，在那中国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时代背景下，似乎注定了她诗意的爱情和浪漫的想象，在丈夫和家庭间定要承受人格的分裂。

“白玫瑰”的一生正如一场梦，钟声响起梦结束。

没有风，淡青色的天幕上停着几朵云，一切都是那平和与安宁，只等待着最后一次钟声的来临。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

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

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仅从吴荪甫同赵伯韬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债投机市场上的矛盾和斗争来描写他的性格和命运，它还写出了吴荪甫同农村封建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他对农民武装起义的势不两立的态度，而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上，更显露了他拚命压榨工人、仇视革命的反动面貌。

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1930年5月的一个夜晚，上海滩工业大亨吴荪甫和吴二小姐芙芳、姑老爷金融财阀杜竹斋正在戴生昌轮船局迎候从老家双桥镇避乱而来的吴老太爷。靠《太上感应篇》作精神依托、二十五年不曾跨出书斋半步的吴老太爷，实际上已是一具古老的僵尸，一到上海，资本主义都市的气息立刻使他风化了。吴老太爷因刺激过度得了脑溢血，当晚就咽了气。第二天，吴府大办丧事，各种人物云集吴家。主人公吴荪甫因投有巨大资产的家乡双桥镇农民造反，城里的裕华丝厂工人怠工，显得很是忧愁。但当他听到杜竹斋讲到金融买办赵伯韬、尚仲礼要拉他们组织秘密“多头”公司，搞公债投机时，眼里马匕闪出兴奋的光彩，丢下丧事立即找赵伯韬谈判，心里构思着一个大计划：吞下一切中小实业家，成为工业霸主。他和太平洋公司总经理孙吉人、大兴煤矿公司总经理王和甫几番筹划终于成功，组成了实业界财团“益中信托投资公司”。吴荪甫在公债投机中得手，“益中”仅花五六万就吞并了估价30万的八个厂。吴把汇集的全部资产做起公债来，先做“空头”，后改做“多头”。赵伯韬是上海公债市场里的魔王，有美国人撑腰，又和军政界有联络，神通广大。他要搞金融托拉斯来控制工业资本，并扬言要“直逼到吴老三垮台，益中公司倒闭！”吴荪甫既要扩厂搞实业，又要搞公债投机，资金紧缺。杜竹斋又在节骨眼上退出益中。一些储户纷纷要求提前取款。为了与赵伯韬斗到底，吴收买赵的情人刘玉英、经纪人韩孟翔做内线。但是阎军突然全线出动，四天之内要打到济南，公债猛跌，“多头”面临惨败的威胁。为了转嫁危机，吴荪甫下令工人工资按八成扣发，闹事者镇压！工贼屠维岳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工潮掀起，吴荪甫被困在厂内，如惊弓之鸟，狼狈地从后门溜走。为了摆脱烦恼，寻求刺激，吴荪甫一伙带上交际花徐曼丽去江上游乐，由于开足马力，结果撞翻了一条舢板。赵伯韬找上门，扬言要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益中终于败给了西方的“洋行”和东方的“会社”。

吴荪甫感到自己要山穷水尽了。但他还是孤注一掷，要和赵伯韬进行最后的较量，甚至把吴府住宅的地皮都押了出

来。“多头”与“空头”决战的时刻到了，赵伯韬掌握了吴荪甫一伙的底细。吴最后抛出150万“裁兵”公债，这时如果杜竹斋能加入吴的行列，吴就能取胜，但是杜竹斋趁他们压价时站到了赵伯韬的一边，大量扒进。吴荪甫一败涂地，准备用枪自杀，但并未开枪。最后吴荪甫与少奶奶在子夜的钟声里出码头避暑去了。

《子夜》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子夜》是茅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写于1932年12月。

故事从1930年5月的一个傍晚开始，三辆雪铁笼汽车闪电似地驶过外白渡桥，戛然停止在内河小火轮的汇集处——戴生昌轮船局大门口。工商界巨头吴荪甫和他的二姐夫，金融界大亨杜竹斋夫妇，来此迎候从老家双桥镇前来避乱的吴老太爷。

吴老太爷的守旧思想，与新式企业家的儿子吴荪甫格格不入。一到上海，他就受到强烈的刺激。机械的噪音，耀眼的霓虹，

薰人的香气，时髦的男女，都令他神经发疼。一进吴府大门，他就因脑溢血而断了气。

第二天，吴府大办丧事。纷至沓来的客人中，既有企业老板、金融巨头，也有官场政客，寄生文入。他们名为吊丧，实则各怀鬼胎，或寻欢作乐，或暗作交易。这时，吴荪甫的思想也不在丧事上。家乡农民暴动与丝厂工人罢工，他得布置对策。杜竹斋拉他和金融魔王赵伯韬合伙做公债多头，他忙着筹划谈判。

双桥镇农民暴动的成功，打破了吴荪甫建设“双桥王国”的幻想。但这时，他与杜竹斋等人正在筹建“益中信托公司”，妄图一举吞并一系列中小企业。他决定将双桥镇劫后的余产折合现金，投放益中信托公司，干一番大事业。他起用丝厂职员屠维岳，蒙骗分裂工人，平息了里的工潮。这时，杜竹斋驱车前来，报告了公债投机得手的喜讯。吴荪甫一一突破了重围，志得意满，感到更大的胜利在向他招手。

然而好景不长。端午节后，传来了省政府的命令；为支撑双桥镇市面，吴府在那里经营的工厂、商店不得关闭。抽回资金的计划落空了，吴荪甫勃然大怒。但一想到“益中”即将吞进七、八个小厂，又不由回嗔作喜，爽快地表示顺从省政府的命令。可是，新的矛盾又使他陷入窘境：要扩充、整顿那些亏本的小厂，要资金；要搞公债投机，牟取暴利、也要资金。吴荪甫日益感到资金兜转不灵。在这种关键时刻，赵伯韬又堵住了吴荪甫的去路。慑于赵伯韬的压力，杜竹斋退出了“益中”。吴荪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雄心勃勃的吴荪甫并不甘心失败，他决意要在公债市场上同赵伯韬较量。他收买了赵伯韬的姘头刘玉英，又笼络了交易所经纪人韩孟翔。但是，时局的发展对吴荪甫十分不利。有消息说：阎军全线出击，四五天内就要打进济南。公债猛跌，“多头”面临惨败的危险。吴荪甫再也沉不住气了。尽管厂里新的工潮一触即发，他仍然决定把公债投机上的损失转嫁

到工人头上。他断然下令：裁人，减工资，延长工时。工人被激怒了，他们举行了罢工。屠维岳束手无策。被围困在厂内的吴荪甫，也只得从后门溜走。

前程的暗淡，事业的危机，咬啮着吴荪甫的心。为了排除心头烦闷，他疯狂地寻求着刺激。他带着交际花徐曼利，乘坐小火轮，在长江上寻欢作乐。上岸后，他又寻访秘密艳窟。回到家里，他仍然感到精神颓丧。突然，不速之客赵伯韬来访，他要用吴荪甫吞并小厂的办法来吞并“益中”公司了。

吴荪甫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和同人们商量决定，以适当的价钱，将“益中”顶给西方的“洋行”和东方的“公社”，再将办厂的资本投放公债市场，与赵伯韬作最后的决斗。谁知在紧要关头，收买的人倒戈了。吴荪甫孤注一掷，把住宅也押上去。交易所挂出的牌子步步下跌。这时，如果杜竹斋能与吴荪甫合作，“空头”便全胜了。可是，杜竹斋最终站到了赵伯韬一边。吴荪甫倾家荡产，彻底失败了。曾经显赫一时的工业巨头，如今成了丧家之犬。他绝望地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但又立即镇静起来。他命令少奶奶赶快叫家人收拾行装，当晚就登上了去外地避暑的轮船。

文档为doc格式

子夜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子夜》，是作家茅盾对己所处时代城市内部的变动与新生所展开的全方位描绘，它“包罗万象的任务和事件之大之广，乃近代中国小说少见的”。这其中，内外交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依仗外权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较量，农民的破产和工人的抗争，工商业的若肉强食，知识分子的苦闷与迷惘，都在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这一条主线上展开。

小说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多质的，处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和

利益关系中，他呈现出各种矛盾和反逆的情态。不同于没落地主阶层的吴老太爷，他是现代社会中刚毅、果敢、有胆略、有魄力的民族资产阶级新人。他抵制外国资本的侵袭，在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要挟利诱面前不失胆色，机缘到来的时候，他不择手段地侵蚀弱小资本家的产业，对付工人，他软硬兼施，竭尽所能的剥削工人，镇压工人。家庭生活中，他又是冷漠、专断和狂躁的。吴荪甫是诗强悍的，也是虚弱的，在他刚愎自用的气概下掩盖的是那纷乱惶惑，躁动不安的灵魂，积贫积弱并不断受到外来资本挤压的中国民族工业的生长环境，使吴荪甫的才能无法施展，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是吴荪甫潜在的个人性格的弱点，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致。

在《子夜》这部书中，许多事态情节平行共识，多线纷呈。交易商公债的起落消长，诗贯通始终的一条主线，还有知识分子和女性群体的线索、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线索。尽管对农运的描绘在全书中有些游离，但是这些不同的叙述脉络无意使整体布局张弛有致，错落有序。

就语言风格来看，《子夜》长于对人物和场面的工笔描画，客观细致的情状抒写同深入的剖析融合起来，起伏跌宕，舒缓有节，独居才情。

作者：柏彤彤

白玫瑰就像是林佩瑶的缩影，从盛开到凋谢，折射了林佩瑶的一生。

林佩瑶是《子夜》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当她还是“密士林”的时候，她就宛如田野里那刚刚绽放的白玫瑰，温文尔雅，浑身散发着仙气，有着绰约的风姿。享受着“五四”的春风，品味着莎士比亚的《海风引舟曲》。那时候的“白玫瑰”，禀受了父亲的名士气质，曾经架起了多少的空中阁楼，曾经有过多少淡月清风之夜里，半睁了美妙的双目，玩味着

她自己想象中的好梦。

但这样的“仲夏夜的梦”是短暂的，双亲的离世将这个世界的黑暗投射进林佩瑶的心里。于是乎，她爱上了那庶近于中古骑士的青年，然而那“彗星”般的少年突然失踪时，她那半惊半喜的心却也变得冰凉。在现实的冲击下，她绝望地选择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丈夫。然而，学生时代受到的古典文学的教育，使她并未意识到她那紫脸多疤的丈夫正是那个时代的“王子”。他们不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会击剑、会骑马；他们会的是打算盘、坐汽车。而那已成为吴少奶奶的林佩瑶，并未认识到她迥不同于中世纪的美姬。现在的她宛如被插在花瓶中的花，丢了思想，丢了灵魂。

于是，她用一个个吻来回报他，换来的却是自己无穷的罪恶感和梦里的呼喊呻吟。她的灵魂开始抗议，在丈夫要求她，去说服妹妹林佩珊不要和范博文交往时，她选择尊重妹妹的意见，忤逆一向具有权威的家主。

林佩瑶的一生似乎是一种不成悲剧的悲剧，一种优越生活表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她渴望着古典贵族浪漫，却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正如那灿烂盛开的白玫瑰，却终究逃不过被剪下最终枯萎的命运。无奈她生不逢时，在那中国民族工业昙花一现的时代背景下，似乎注定了她诗意的爱情和浪漫的想象，在丈夫和家庭间定要承受人格的分裂。